

诗新韵

一轮秋月 几首新词

蔡建和

唐多令·嫦娥独白

夜夜广寒宫，朝朝听声空。望尘寰、烟火融融。痛悔当年偷秘药，贪安乐、恨无穷。
钟鼓一时荣，粗茶养寸衷。守本真、安得从容。欲借神舟归故壑，良人在，梦能同？

唐多令·中秋郊望

山野果飘香，平川稻浪黄。雁横空、人字高张。沃土千畴皆不负，一分汗，一分芳。
田雀喜青梁，密网暗中藏。问世间、多少兴亡。春夏秋冬频往返，耕耘者、自绵长。

唐多令·中秋

少小盼中秋，肉香满案头。饱饥肠、一解荤愁。父母佯嗔呼慢啖，筷未动、泪悄流。
老去怕中秋，一年又近休。月华圆、节物难留。纵使筵前佳味在，口欲浅、怅悠悠。

定风波·与岳阳熊猫对话

君自巴山下洞庭，移居千里可怜情？漫展雍容招客赏，听讲，一湖烟水养心灵。
今日巴陵祥瑞汇，沉醉，民丰物阜景清明。乐不思乡人勿怪，钟爱，此生愿付楚天青。

西江月·大围山山居

山下莲红似火，山头菊灿如星。清秋爽暑一山盈，真乃人间仙境。
缕缕虫弦轻奏，声声蛙鼓重敲。天音和美自相调，酣睡焉知天晓。



一轮圆月。 肖克 摄（湖南图片库）

洞庭晨照

（组诗）

姚茂椿

船从岳阳楼前经过

水在经过，云也在经过
无数想法、思虑，往复
隐入船舶机器的轰鸣

洞庭天下水
是“先天下之忧”的
也是“后天下之乐”的
波浪铺开平静的画面

船多水密，风雨过勤
是天空一度的语重心长
岳阳楼前的湖水
经不起弹拨，一涨再涨

岳阳楼静静地走，一艘艘船
拽着它，出入历史

古树下

乘凉的老人聚集
在岳阳楼不远的地方
将水上往事，置于回忆的深处

衬衫大叔的话题
不复丫口唱的随性
浅色衣衫的女声没了得几音
几朵莲蓬咧嘴补充
笑声穿插，往树枝上飞

数棵古树，七八个老人
被湖面潮湿的晨光笼罩
广场舞太极拳歇息下来
鸟儿在头顶几声嗓子



海南岛碧海连天，沿岸礁石错落分布。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廖慧文 摄

海花石

石光明

朋友说，去过三亚亚龙湾海滩后，文昌高隆湾的海滩就没啥看头了。我却在高隆湾海滩捡到一份欢喜，不是因为远望航天发射火箭升空的兴奋，而是填补了我对世间奇石的认知空白。

文昌因海岸内湾底质多泥沙，沙滩也含泥过多，呈灰褐色。远处蔚蓝的大海，到了近海也变成了蓝灰色，浊浪扑来再退下，留下一片宛如装修自流平工艺找平后的平实，游人走过，印上几串足迹，扬不起沙。当然也有细软脚跟的沙滩，在东郊椰林，沙滩不大也不长，比起望不到边的椰林来委实太小。

生活在内地，向往海易，亲近海难。到了海边，却有一份熟悉亲近的感觉，只是淡淡的，一飘而过。儿时在雪峰山林区，看漫向云野的绿浪，听翻山越岭的林涛，便把浩渺的森林称为“林海”，把海的模样赋予了莽莽苍苍的森林，将山与海系在了一起，也把自己同大海连到了一起。但第一次见到大海，那份兴奋和震撼仍是难以言表的，过去关于“海”的意象瞬间刷新。

在文昌高隆湾海边小住，闲暇时喜欢到海滩遛弯。不少人扶老携幼，老人看海，幼童玩沙。也有附近居民拿铲拎袋赶海的，在刚退潮的滩涂上寻挖蛤蜊，运气好的还能挖到蛏子。更多是勾头寻找贝壳的，不时发出几声欢呼。文昌拾贝有传统，这里的紫贝很有名。文昌古代就曾叫“紫贝”，二千多年前的西汉元封元年（前110）在这里设置紫贝县，是海南的三大古邑之一。

赶海也好，拾贝也罢，我却被沙滩上奇形怪状的石头所吸引。这些石头仿佛海潮的众多宠物，牵来岸上遛遛，却忘了悉数领回，跑得沙滩四处都是。有的独陷沙窝，有的三两个挤在一堆，与珊瑚残枝和贝壳碎片说着自己过去的荣光。石头大的如汤盆，小的才数指宽，大大小小，凹凹凸凸，灰灰白白，千疮百孔，千形百状，千奇

百怪，但都有共同的特征，无不印有浪花的齿痕，绕着海水的回旋。

细看，很多简直就是微型雕塑，有的楼阁层叠，山崖嶙峋，浑如天成；有的松竹并立，虎豹伴行，野趣横生；还有如孔雀开屏，海豚戏水，又美又萌。有的则如虾如蟹，张牙舞爪，似龟似鳖，伸头缩颈；有的如牡丹，似绣球，团团簇簇，花瓣重叠；也有的如蜂巢斑驳，我想象着里面一定储满了采自浪花的海蜜。有的像飘移的悬浮山，有的像孤立的丹霞峰，山势奇崛。有的宛如一棵白菜，而且是海南本地金丝白，白里透绿，叶片舒卷，叠痕成韵。还有酷似残编断简的，字迹似有似无，仿佛记载了海洋世界的璀璨文明。

中国的石文化源远流长。古人认为石是阴中之阳，阳中之阴。乃天地至精之气，结而为石；鱼龙蛰土，化而为石，是山的缩影。国人对奇石、怪石、美石的欣赏和钟爱，留下了不少佳话。印象最深是白居易写的太湖石，他形容太湖石，“如虬如凤，若踞若动，将翔将踊，如鬼如兽，若行若骤，将攫将斗。”甚至认为，“三山五岳，百洞千壑，颺缕簇缩，尽在其中。”白居易太湖石，是中国赏石文化的滥觞，启发了米芾“瘦、漏、透、皱”四字赏石箴言，影响了中国石文化上千年。太湖石以透为奇，是著名的观赏石、文人石。宋代杜绾《云林石谱》阐述太湖石成因，“盖因风浪冲激而成。”这就说到了水与石头的关系。

石头在文学艺术中是坚韧与永恒的意象，而水是上善之德的化身。石头与水相逢，如至刚相知至柔。石能补天，水滴石穿。太湖水成就了太湖石。南海的广阔与包容，是太湖难以比拟的。石文化与海洋文化碰撞，会唤起更深沉的情感与宏大哲思。如三亚的“天涯海角”与文昌的“铜鼓岭”，就是有鲜明海南特色的石文化与海洋文化结合的风景。

文学青年

爷爷的田

言月牙



新化紫鹊界梯田。 曾文贵 摄（湖南图片库）

院子里便臭气熏天，他还在小区东边又开了一两块田，把儿子女儿家的蔬菜全包了。夏天有黄瓜和大番茄，傍晚散步时便摘一两条嫩的，放水里捋了软刺，放嘴里咔吱作响，清爽脆甜。

那时，我好像有很多具体的烦恼，明天的作业啦，放狠话的朋友啦，文具盒不好看啦……当然，有时候我也会蹲在院子里想想以后去哪里。小升初时，意识到自己的家在一个小小的镇子上，我就想去大城市；当去了省会后，我想去省里的好高中；去了省里的好高中后，我又想去远航；现在，我去了很远的地方读大学，我发现我的那些困惑还在那里，我还是那个蹲在院子里想着课后作业的小镇青年，我不知道自己想去哪里。

我的烦恼已经不是两根嫩黄瓜可以

解决的，我常常为此难过。

“问下话，邱金瑞他家在唔里？”一个瘦老头隔着栏杆问道。

爷爷直起了腰，“第四栋。”声音很大。“您这记性好。”

“你老是四队的塞，我是四队的村党支部书记，你叫伍群啦。”爷爷说话的时候像在开会，“您老今年七十几啦？”“我八十多了，记性不好。”

爷爷的背一下就挺直了，中气十足地挥起手臂，“第一、二、三、四，诶，就是第四栋。”他背对着我，像指挥家一般目送瘦老头离开，随后提起水桶，一提溜一提溜地细细泼水。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爷爷越来越乐意被别人问路，如果那人他认识，那更要说一嘴自己曾是村党支部书记的事迹，他也越来越珍惜自己所剩无几的田，院子里的其他地方都铺上了水泥，他便郑重地料理着两块田。

春耕、夏长、秋收、冬藏，爷爷的田就这样陆陆续续地生长起作物，在第一阵寒潮来临之前收取干净，把植物的肢体埋进土里，等待春风到来，根茎化为肥料。爷爷近几年去了几次医院，在医院等待着痊愈，在家里沙发上休息一阵，然后便是在一个早晨，当他觉得腿脚利索了，就骑着电动车到院子，拿起了锄头，挑起扁担，提上水桶。

我把温水递给爷爷。“种得啥？”他两口把水吞了，咧着嘴说，“小萝卜菜。”“小萝卜菜，种下去几天就长起来了。”爷爷骑着电动车走了，我看着满是白色种子的土壤，心里有了一些期待。

过了几天，我也要上学了，临走前我看向那一小块田，小萝卜菜扎了根，一扎扎的绿叶整整齐齐。

爷爷有他的田，平日子里好好打理，早晨的时候便细细播种，身体疲倦了或者天气不好就等待痊愈，每一块田都要经历一些寒潮还有杂草的迷茫，但合适的时候，农民便会晨起，洒水、播种。是啊，秋天便到收获的季节了。

作家写作家



邓湘子。

“我的儿童小说不够时尚，我希望它们像米饭和青菜一样，朴素、自然、清新，有自己的味道和品质。”这是湖南绥宁作家邓湘子在其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小说《像风一样奔跑》后记中写下的一句话。这句话概括了小说带给我的印象，也透露出作家的清醒与笃定，让我不禁好奇：写出这样小说的是怎样一个人？

这份好奇一直留在心里，直到2020年，因为工作上的机缘，我终于有机会近距离接触邓老师。那一年，他受聘担任儿童文学期刊《小溪流》的执行主编，而我则是《小溪流》的编辑。我每月要组稿给他审阅，正是在一次次围绕稿件展开的交流中，我真正认识了这位从前只通过作品了解的作家。

邓老师此前做过多年少儿期刊主编，自己又长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编辑与作家的双重经验使他对稿件有着独到眼光和极高标准。

邓老师注重文学。文学性是使文本成为文学的根本特质，儿童文学也不例外。他评判儿童文学，文学性是放在第一位的。以儿童小说为例，他关注作者的情节安排是否合理、人物形象是否成立、细节描写是否及物、遣词造句是否精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作者能否将写作素材进行提炼和转化，使作品不止于对生活的简单再现，给人带来审美体验。对于儿童文学的教化功能，他也主张用文学的方式处理，比如常常指出稿件结尾段落可以删掉，那往往是作者为突出说教而作，反而画蛇添足，破坏了儿童文学润物无声的效果。

邓老师强调儿童。儿童文学期刊的作者大多是成人，依赖自己的童年经验写作，但毕竟离开童年太久，极易在不经意间代入成人视角，这在儿童散文中尤为明显。他警惕这种倾向，坚持以儿童为本位，审稿时仿佛有火眼金睛，总能找到哪怕只是一个词的成人化表达，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中隐含的或陈旧过时、或功利世俗的价值取向。他还强调创作要面向今天的儿童，即使作者写的是几十年前的乡土童年，也要找到与当下生活的联接，能够引发跨越时空的共鸣。

邓老师提倡发现。针对当前学生习作中存在的虚浮、空洞等问题，年轻时做过语文老师的他有自己的解决办法，那就是用发现的眼光去观察生活。发现源自实践，他特别倡导少年儿童基于自身体验来写作。我策划过一个非虚构栏目，面向有独特成长经历和实践体验的学生征稿，这个栏目中有学生分享怎么做博物馆志愿讲解员，有学生讲述如何策划演讲活动，还有学生记录羊肚菌培育过程……经历五花八门，发现也丰富多彩。邓老师十分认可这个栏目，还在做校园活动的时候作为案例展示，鼓励更多学生去行动、去发现。

除了内容，标题是邓老师提出意见最多的地方。一个作品有好标题便成功了一半。什么是好标题？在他看来，好标题要像一个钩子，透露文本气质，激发读者兴趣，但切忌让内容或主题一览无余。他有个小技巧：当作者和编辑都想不出合适的标题时，可以试着从文中寻找某个词语、短语或句子作为标题。

稿件要达到邓老师要求是不容易的，对我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比起邀约名家，我更多地是从海量投稿中去发掘新人新作，只要有闪光点我都愿意送审。这无疑增加了审稿量，通过率也不高，但他对此毫无微词。有一次，我面对一个初次投稿的作者作品把握不定，那是一个童话，想法极好，但语言稚嫩。犹豫再三我还是决定送审，没想到他在看过之后对我说：“这篇童话故事尚待打磨，但其中的宇宙意识是超前的，如果是年轻人写的，他将前途无量。”听到这话，我悬着的心放下了，这是他对那个青年作者的肯定，何尝不是对我这个青年编辑的鼓励？

邓老师也会发稿件给我审阅。那些稿件大多来自跟他相熟的作家和老师，他一视同仁，先听编辑意见；连自己新写的作品，他也请编辑提建议，那忐忑又期待的样子一点不像屡获大奖的作家，反倒像送审稿件的编辑，讨论过后还会感叹一句：“意见很好，稿子还要放一放，再改一改，写作不易啊！”我由此发现，他对作者来稿的高标准，与对自己创作的严格要求是一致的。

在邓老师长达数十年的办刊生涯中，我跟他共事的时间不算长，只有短短几年。然而，就是这短短几年，重塑了我对儿童文学的认知，更让我收获了一位恩师。当年那个疑问也有了答案：他正如自己写下的文字一样，朴素、自然、清新。

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样的人。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邓湘子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溪流》杂志原执行主编、儿童文学作家）

像邓老师一样朴素、自然、清新

梁学明